

李衛公別傳
板橋記
趙合傳
巴西侯傳

李林甫外傳
姚生傳
虬蟬傳
鄭德璘傳

韋鮑二生傳
柳歸舜傳
睦仁舊傳
小金傳



韋
鮑
二
生
傳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韋鮑二生傳

此據古今說海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韋鮑二生傳

說淵四十四

別傳四十四

酒徒鮑生家富貴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
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
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
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
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旣闕不果悉從唯
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觀矣頃之二
雙環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

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
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
抵平夏止靈鹽而回部落駟駿獲數匹龍
形鳳頸脰脰鳬膺跟大足輕脊平筋密者
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
匹于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
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
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

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
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畱恨含思獨無
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
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
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
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素然無章有紫衣冠
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
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

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孟盤狼籍
不暇收拾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
捐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
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
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躋白露暖空
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
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
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

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
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
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
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
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
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遭黜
退矣不亦異哉顧謂前長鬚曰吾聞古之
諸侯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

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
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
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
林之不遠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
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
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
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
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

如此尚有栖栖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
聞今之求聘之禮闕矣貢舉之道隳矣賢
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
童髮窮經至于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
力學訖于沒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
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
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協律雖周
孔之賢聖斑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

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
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
隳古之大體况予乃愬皓月長歌之手豈
能歡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旣清桂月
如晝吟詠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管聯句賦
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
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
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

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
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
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
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
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
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
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紫衣曰
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

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于
綠鬢汗流紅頰愛無異于凝脂長鬚曰是
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
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思旣
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
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
庶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
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

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
小巧爲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韋鮑二生傳終

韋鮑二生傳

—
—
—